

我们宿舍是“222”

◆ 仪 9 杨峭松

岁月就像是细沙，不经意地从指间轻轻滑落，当你捧起它时，透过阳光，它竟泛起点点金光，这 20 年的沉淀，换来的是闺蜜间的亲情。回想起大学时光，耳中便又回响起当年宿舍管理员带着口音的呼叫声：“222，XXX，有人找！”现在想起来就好笑，我们宿舍怎么是 222！

我们宿舍有三张上下铺，一张当作行李床，三张小书桌，住五个人。第一天北京同学报到，我和钟青前后脚到宿舍，我住上铺，王家焱住下铺，对面上铺是李晓荔，下铺是钟青，门上上铺是彭方雁。因为我个子高不愿睡上铺便与钟青换了床。第二天我们帮忙迎接外地同学，方知李晓荔来自长沙一中，家住国防科大，与钟青是小学同班同学，阴差阳错，她俩又成了大学同学还分成了上下铺。

王家焱来自河南郑州，记忆中她好像总是生病。她是我们宿舍唯一睡觉没有毛病的人，其余四个人有打呼噜的，有说梦话的，有磨牙的，还有半睁着眼的。有时我们来个卧谈会，她经常被我们几个折磨得睡不着觉。有一次她睡不着，半夜起来用录音机放贝多芬的《命运》就出去上卫生间了，我一气就把录音机关了还把宿舍门反锁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当时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，年轻气盛，也不知失眠的痛苦，借此机会对大洋彼岸的家焱道声：“对不起！”

彭方雁来自贵州，个子不高，可是嗓音高，唱起民歌那水平实在高！要是现在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，一定能进前三名！每年的一二九文艺汇演她都是主要演员，不知大家是否记得当年那个胸前一条大辫子的唱民歌的小姑娘。她是严重的“L”和“N”不分，经常被我取笑，我总说她恋爱和念书分不清。有一次她要演出唱《南泥湾》，却总唱成“兰离湾”，我们好多天都让她使劲哼鼻子，终于改过来了。呵呵，她是我们班唯一留校的女生，后来还曾在学校电视台工作过一段时间，多亏当初我们宿舍几个标准普通话对她的“强化训练”啊。

接下来是我们三个，大中小等差数列，身高分别是 155 米，165 米，175 米，体重也是按比例递增，我们的

等差组合在当年堪称一景！小号的是钟青，她个子最矮，可是学历最高，表面上很腼腆，私下里很幽默。而且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体育迷，从我上大学时打排球，在北京的比赛她几乎场场必到。我 40 岁打“日本杯”友谊赛，她依然站在场边为我鼓劲，到现在开始看我儿子打比赛，为他加油，这应该叫“钢粉”了吧。中间的是李晓荔，她长得最漂亮且擅长打网球，大学里追求她的人太多了，我们也经常跟着沾点光。晓荔大四时出国去了加拿大 UBC，学有所成后早已回国创业！我结婚时她还在读书，却不远万里托人给我带了一套贡缎床上用品，直到现在我还在用，这对于她是一笔怎样的开支！我 40 岁生日时，她竟然送我一个心仪的名牌钱包，连老公都没送我如此贵重的礼物，这已远不止同学情，而已是亲情！现在我是能把她儿子举得最高的“六楼阿姨”。我是最高大的北京女孩杨峭松，精仪系唯一的排球队保送生，不仅带领精仪系女排获得清华联赛冠军；还带领仪 9 班男生获得全东亚亚军；代表清华女排获得全国冠军；代表北京高校女排参加全国大运会。因为我在代表队还有床铺，我的床经常是宿舍里三位外地妈妈的临时住所，至今我与各位妈妈都很亲。经过 20 年的漫长岁月，我们居然依然是等差组合。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，我们是闺蜜，是死党，是好姐妹。三个天蝎女常年一起过生日，一起看网球比赛，一起找辙搓饭，连养老住房都买到了一起。

我们宿舍有着太多共同的回忆，我们曾在荒岛上溜冰，在清华学堂上自习，在图书馆里抢座位，在大礼堂前的草坪上傻笑，在东操为男生加油呐喊，在二教和四教考试，在之家和照澜院喝酒聊天，在去往 9003 大楼的小路上飞速骑行，在宿舍吃袋装冰激凌嗑瓜子，用电炉煮方便面，凑在一起看我的九寸电视，最后必须要提的是，临毕业前我们女生把仪 9 的男生彻底灌醉了，在水房里趴成一排抱着水龙头狂呕！

轻舞飞扬，青春的笑脸洋溢着光芒，照耀着每一个曾经年少的我们。20 年的时光我们一起走过，亲们，我们还将携手共同迎接下一个 20 年。89